

人在他乡

【打工文学概英】(32)

站在煤壁跟前

(外一首)

李晓波

站在煤壁跟前
凭借矿灯沉静的光芒
我看清了自己生命的意蕴
在黑色的晶体深处
在粗砺的掌纹里

站在煤壁跟前
我常常怀念那些
将一生交付给煤壁的人们
他们手握风镐、铁钎或者割煤机手把
孜孜不倦的向煤壁探寻
他们平凡的生命已与眼前这煤壁融为一体
细质的光芒照亮这漆黑地心

站在煤壁跟前
怯懦和软弱身后吹来的压风一散去
我熟读自己不朽的家史
并为之深深沉醉

站在煤壁跟前
凭着黑色晶体泛起的光芒
我看清了自己内心的欲望
做一块煤,为我爱的尘世
源源不断将热力释放

夏日情诗

六月的矿山繁忙如昔
我走过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岩层砌成的
时空隧道
像寻爱的火苗
羞涩地站在你的面前
我在梦中无数次梦过的石涅
多情的黑女郎
让我们热烈相拥吧
让我们用生命点燃彼此
让耀眼的光芒点亮你生命的过往
让酣畅的热力释放温暖尘世的炎凉

少年与万物

(组诗)
陈尚

时间里的故事

时间它不留痕迹
前年的台风
包着它离开
沿岸是人潮
以为能篡改悲剧
最终被悲剧篡改
人是活的故事
故事是死的人
人都走向自己的故事
故事却离开了属于自己的主人

没风的早上

没风的早上
让我措手不及
没雨的晚上
让我无地自容
原来的那些那些
是无法赶掉的灾难
如今竟然都离我而去
以前想着终生会捆在一起的噩梦
现在
就成为我心里最放不下的重要
我会口是心非
但不会喜闹到底
人会走的
迟早的 马上的

燃点

风在叶子中
十分显眼
叶子飘飘飘去
带着很不起眼的我
飞向北方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
我从不忧郁
却不曾笑过

盲目地寻找
黑暗中发亮的
然而不知身处于燃点的地方
北方
十分安静
可以躺着看开关的电灯
南方过分静默
我们沉着
便可以欣赏到空中的风景
我们拥有安静
却渴望单纯
逐渐失去安静
就被自己安排到
燃点
静默地守望心灵

提起打工文学,评论界和读者总是用两个字概括:诉苦。那么打工诗人的内心是因苦涩、压抑被填满而陷入迷茫,还是努力在希望中找寻一丝光亮?

打工者写诗——在压抑中梦想 在迷茫中求索

歌的底色,那正折射出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因为生活真的很艰辛。

苦闷的诗歌下隐藏着诗人一颗怎样的内心?打工者们是因苦涩、压抑被填满而陷入迷茫,还是努力在希望中找寻一丝光亮?

一、打工诗歌:

愤怒 苦闷是底色?

“一锤砸在虚假的上帝/它并不存在。/它看不到建筑者的疾苦……/一锤砸在建筑商的头/他榨取建筑者的剩余劳动。/还压薪,拖薪,欠薪,扣薪/一锤砸在监工的身上/这丧家的狗。向他捏紧愤怒的拳头/一锤,一锤,一锤/一锤砸在我的大拇指/榔头握得更紧/一锤砸在我的左腕/榔头在飞,鏟子在追/一锤砸在零点三十分。天空破碎。”写这首《榔头歌》的时候,作者程鹏还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在近日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自己刚失业,正在为车祸受伤的母亲筹集高额的医疗费。

程鹏对记者回忆当初的梦想时说:“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作家,改变农民的命运,那时我尽情地描写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外出务工,是为了赚钱,再后来,想做好装修,但都很失败,包括我的文字。”

许多和程鹏有着同样经历的打工诗人,他们的诗歌里充满了对现实的控诉:苦涩、压抑的流水线,繁重、艰辛的工地劳动,捉襟见肘的生活,思念妻子的内心……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厂填着鸭毛/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5月23日,站在天津大剧院的聚光灯下,彝族诗人吉克阿优缓缓朗诵出这首诗歌《迟到》。记者在台下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周围的打工诗人愉快地聊天,青春阳光、活泼开朗的外形很难与他的诗歌所展现的压抑苦闷相勾连。但他却告诉记者:“我在奔波时,内心是充满希望的,所以以前不停地换工作换城市,但是现实终究是很残酷的,梦想一次又一次离我越来越远。”

“从北京退到深圳/从东莞退到杭州/从常熟退到宁波/从温州退到成都/退到泥土、草木/五谷的香气里,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退,继续退,从工地里退出来/从机器里退出来,从那滴泪水里/退出来,从四十岁退到三十岁/二十岁、十岁……/故乡依然很远/是一只走失的草鞋/退,继续退,面朝未来/退到母亲的身体,那里,没有荣辱。”饱尝20多年颠沛之苦的制鞋厂工人唐以洪用这首《退着回到故乡》表达了他因无休止的流浪而滋生的绝望。

贫穷、迷茫,以及对生活的无奈,是读者在打工诗歌中经常看到的抱怨情绪,其中包含着打工诗人们对时代的批判和对成功的渴望。他们说,愤怒是打工诗歌的底色,因为生活真的很艰辛。因此,他们很少用华丽的语言去装点诗作,有时诗人会感到诗歌的无力和无用,于是,他们选择用调侃和反讽来缓解内心的痛。

中国有3亿多的农民工,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却仿佛离我们很远,他们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他们的诗歌虽然少了阳春白雪的美感,却添了里下巴人的真实。

二、打工诗人:

苦难 是人生主色彩?

记者问:“苦难是打工诗歌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吗?”

打工诗人回答:“是的。”

在《工人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个打工者中,上述提问的回答几乎成了标准答案。东莞女工、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的诗人郑小琼曾在散文《铁》中表述:“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视角常常把一己所识的打工当作了唯一的真实的证词与证据,我的感受总是不断地与自己曾经眺望的有着太大的偏移与悖反。我知道打工生活的真实不仅仅只是像我这样在低处的农民工,同样还有一些在高处的老板们、管理层,但

是我无法逃脱我在现实置身的具体语境,这种具体语境确定了我文字是单一向度的疼痛。”诗歌是人生的体验,打工生涯带给打工者的体验是他们的诗歌中单一向度的表现。

记者问:“苦难是打工诗歌中唯一的成分吗?”

煤矿工人老井回答:“五颜六色吧,喜怒哀乐都有,当然哀的成分多些。”这是来自煤矿井下800米深处的回答。这位有着30多年工龄的老矿工告诉记者:“老一辈矿工大多会苦中找乐,要不大都会郁闷死。”上世纪90年代,国企工人的身份曾经令很多人羡慕,当被问及此时,老井幽默地说:“那是指地面的工种,井下工基本没有自豪感。”

记者问:“相信只要坚持梦想,就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吗?”

程鹏回答:“通常我们会说,努力吧。我知道这样很可笑,对别人,唯有这样去鼓励。但是如果让我鼓励自己努力吧,我觉得很好。我努力过,我却依然很失败。”在经历过人生的挫折与磨难后,这个80后的小伙子被生活磨去了许多年轻的锐气。

郑小琼回答:“最绝望的人也会找到短暂的快乐与温暖,这是生活的态度,但是不是态度阳光了就一定活得阳光。”郑小琼把现实的苦难比喻成一片沼泽地,许多打工者都在沼泽地里摸索,她说虽然也有少数人通过努力,从沼泽地里走出去,或者在沼泽地里开出了鲜花,但“不能因为少数的成功者作为一朵朵鲜花点缀着现实这个巨大的沼泽,我们便要歌颂沼泽”。

三、打工者的时代:

在压抑中获得希望

人总要经过一番刻苦奋斗才能获得成功,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当苦难来访时,有些人跟着一飞冲天,也有些人因之倒地不起。

当《工人日报》记者问:“既然现实这么残酷,打工者就要被苦难吞没吗?”几个打工诗

不过就是跑几步的事

恬然

“不是在跑步,就是在去跑步的路上”。

今天,最时尚的运动是什么?

跑步!

村上春树在跑,美国总统在跑,中国的企业家也在跑。

微信朋友圈里,晒今天跑了多少公里,晒价格不菲的跑步装备,晒自己跑“全马”的照片,都成了很体面的事。

尤其是中国企业家等成功人士在媒体上兴奋地大谈特谈自己的跑步心得,加上精明的商人在推销各式跑步装备时,极力营造“跑步等于成功”的概念,让很多人觉得,我今天如果不知道点关于跑步的事,如果不跑上几步,就实在OUT了。

跑步,不需要伙伴或对手,不需要特别的器械和场所,再普通不过的一项大众运动,正在成为国内外不少成功人士趋之若鹜的选择,甚至成了成功人士必备的一个生活标签。

美国某网站3年前的一项调查显示,跑步是“最受欢迎的运动”,它从瑜伽、舞蹈、网球等十余项流行的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时尚运动”之首。确实,近二三十年来,跑步以其安全、经济、自由的优势受到人们的欢迎,已成为全世界千百万人参与的健身运动,无论是邻家女孩还是影视明星,无论是平民还是总统,都以跑步为趣。

而国人接受跑步,则要归功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那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书里,这位《挪威的森林》、《海边的

卡夫卡》的作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坚持跑步几十年如一日——“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

“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和任何人交谈,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在个人的局限性中,可以让自己有效地燃烧——哪怕是一丁点儿,这便是跑步一事本质,也是活着(在我看来还有写作)一事的隐喻。”

村上春树的话有点费琢磨。

在中国企业家眼里,跑步的事没那么多玄机。

“跑完好有幸福感!”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话有点卖萌。变身马拉松达人的万科总裁郁亮给出一个现实忠告:“只有管理好自己的体重,才能管理好自己的人生。”“没时间运动,就有时间生病”。

畅销书《跑步圣经》的作者乔治·希恩给出的解释是,“你的身体也有思维,跑步使你成为艺术家、英雄或者圣人,跑步使你回到童年,跑步使你独一无二,跑步使你找回自我……”

美国著名主持人奥普拉的话显得更有哲理,“跑步是生活最大的隐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似乎,跑步可以激发出无限深奥的人生思考,至理名言。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跑步不仅是一项健身活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多少带几分炫耀。

于是,我们看到两部分人群:一群人跑了

起来。

“睡觉第一,吃饭第二,跑步第三,最后才是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在自己的日程表中加入了“跑步”这一事项,穿行于公园里、小区内,甚至城市马拉松跑道上,大汗淋漓,晨跑、夜跑,独自跑,结伴跑,还有彩色跑。跑步者的耳边似乎正在响起成功人士那些动听的语录。

另一群人则在观望并揣测,这么玩命,为了多活几年?

也许吧,央视体育节目名主持张斌的解释挺平易:也许跑步并非长寿的首选运动,但跑步一定能让多数人在活着的日子里有好好活着的感觉。

说来说去,没必要给跑步赋予太多“高大上”的哲学意义。

适合自己,喜欢——这应该是跑步最朴实的理由。

如同谈恋爱,跑步一定是“两厢情愿”才能持久。

真的跑起来会发现,跑步的快乐与精良的跑步装备无关,与戴着耳机听音乐的享受无关,与借此结识新朋友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因为感觉不错,能让自己脸色红润,每天都有精神。

只因为能让让自己出汗,释放压力,“流汗可以从内部净化人体,这是洗澡所做不到的事”。

只因为可以直面最真实的自己。决定跑还是不跑,全在自己。村上春树问过一位长跑冠军,冠军说,自己常有不跑的念头。一切人生决定亦是如此,不止跑步。

当然,捎带着,还能跑掉臃肿——这就足够了。



志在山顶的人,不会贪念山腰的风景。

赵春青画

可以入画的朋友

王大生

可以入画的朋友,是一个线条凸出的人。这个人,面容轮廓有棱有角,虽然没有岩石的走势,起码也是一个五官独特,有味道的人。

王小二是我乡下的朋友,他早晨起来在地里绊了一跤。绊倒王小二的,不是什么人,而是一只萝卜,那只大萝卜,半截身子裸露在泥土外面,拖拽长长的绿缨,像女人散乱的长辫子。王小二说,好啊,把一只大萝卜抱回家。

在地里种萝卜,王小二不曾想到会冒出一只11斤的大萝卜。一般情况下,萝卜的个头和体重不会超过2斤,王小二也不知道,这只萝卜啥时候躺他家的地里,呼噜呼噜睡大觉。

有一次,我跟王小二聊起,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到萤火虫了,王小二嘿嘿地笑,说他准备捉

几只萤火虫,把它们装在一信封里寄给我。

可以入画的朋友,憨态可掬,就像春天我和画家老徐坐在小馆子里,点红烧河豚这道菜。河豚,这玩意儿,体型浑圆,养在玻璃缸里,头大眼睛小,在水里一动不动,生气起来,圆鼓鼓的,能气破肚皮。竹外桃花三两枝,我对老徐说,有人画鸡,画鸭,有人画驴……你是不是可以画河豚?老徐这个人古灵精怪,最气有人不把他放在眼里。我觉得老徐生气时,像只河豚。

可以入画的朋友,线条明显,在庸常的生活中,站成一种角度。他们动静相宜,顾盼迎合。有一天,想起丰子恺的漫画:“小桌呼朋三面坐,留将一面与梅花。”画中,一株梅树兀立,二三朋友围坐而坐,寂寥高远。忽然就觉得那几个人,一个是王小二,一个是老徐,他们摇头晃脑坐在那里喝酒。

李永旺 谷振伟

地处粤东山区饶平县东山镇的水美村,如果光从村名字意来想象,定是一个非常秀美的地方。然而,只要跟国家级贫困村联系起来,这种独处深山人未识的自然美,想象之中便是一种苍凉、闭塞、落后的“定位”。

粤东贫困山区这种很少被现代文明“漂白”的自然风光,因为交通闭塞,只能随着四季更迭而变幻着不同的色彩。于是,便有了穿越粤界潮州、漳州高速公路的修建,便有了18局集团1公司独具创意,与水美村自然山形脉理浑然一体的家的创建。

从山村对面山坡上眺望,坐落在水美村东北角乳白色铁板围护,赭红色彩钢瓦屋顶,冬季盛开的蓝梅花,绿色荔枝树、茶叶树映衬下的项目部建筑群,在尚保留着闽南土楼风格建筑,又有现代派砖混结构的村落中,显现出一种独特、别有韵味的建筑美学张力,成为

大山深处有人家

水美村非常显眼的坐标式建筑。工地铁板房中空由软质泡沫填充而成,这种材质随处可见,但经开山凿洞人的双手建造,顿时显现出一种豪华气派。这个被项目建设单位列为建家样板的职工之家,浓缩着项目施工组织者的心血。

如何将呈阶梯式布局板块,有机嵌入“凹”字形地理结构之中,使各自独立成趣的生活区、办公区、娱乐活动区,收束成一个园林景观主体?如若不处理好各自之间的布局关系,便会显得杂乱无章。

进入紧张的设计阶段,他们爬上对面山坡高处和老百姓建盖的五层楼顶上,用审美的眼光对选址进行多角度俯瞰,画出一张张

草图的同时,从网络上下载了不少卫星航拍的工地住所美化参考效果图,进行比较。菱形对角镂空的机制沙砾方砖,被绿色草坪、各种树木分隔成条条林荫小道,顿生一种曲径通幽之意境。顺着人工铺筑的水泥阶梯拾级而上,五株十余米高,在建盖铁板房时被特意保护下来的大叶橄榄树,与两座穹顶装有不锈钢造型球,同样是暗红色彩钢瓦屋顶的凉亭,构成了别致的营区景观。

如今,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经过筑路人打磨,使简单建筑型材建盖起来的家,彰显出一种深得铁建文化精髓的独特魅力,成为当地村民前来观瞻游玩的景观建筑。